

成长感悟

写作是我疼“老己”的方式

●吴荣强

我对写作一直不怎么自信,即便三年来为50多位作家撰写书评,事迹也登上报纸、杂志、电视等媒体,但依旧缺乏自信。想必是因为自己学历低,又没接受过文学专业训练。直到前段时间,刷视频时刷到“爱你老己”这个很火的梗,才慢慢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凡,甚至不完美。

当时,我送完单,正在吃午饭,刷第一遍时没觉得怎么。晚上收工回来,平台又推了几次,慢慢地,开始跟着傻笑,后面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。现实中的我们,多半时间都在讨好他人,唯独没有讨好自己。这个梗一出来,大家都开始学着心疼“老

己”了,我也是。

我疼“老己”的方式简单直接,就是写作。当外卖骑手这些年,其实早就摸清了和“老己”相处的门道:大多数骑手一收工就刷短视频、玩游戏,或出去吃喝玩乐,而我选择关上门写作,写送单路上遇到的人与事,也写文章发表时难掩的喜悦。这种方式,我感觉最实在。

干骑手这行,拼的就是速度和耐力。天不亮出门,半夜才回家,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车流里,风吹日晒是常态,受点委屈更是稀松平常。记得一回,接了超市的单子,两包大米足足六十斤,收货地在老旧小区,连

部电梯都没有。我骑车到楼下时,真是欲哭无泪,没法退单,只能硬着头皮扛上去。

这活儿换谁遇上,心里都会憋得慌,可给我开门的是位七十来岁的老阿姨,腿脚不便,走路一瘸一拐的。我只好学着和自己对话,而写作就是最好的沟通方式。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,我打开手机,把心里的委屈和疲惫一股脑儿全敲了下来。

文章的最后,我写道:“特别是她准备/递给我几个橘子/表示感谢时/我赶忙摆手说不用/就匆匆下了楼/我怕多待一会/我就会从她的眼睛里/看到我乡下的亲人。”敲完这些字,心里的疙瘩好像突然解开了,那种憋闷感慢慢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的心疼与理解。我想,这也是每一位打工人在高压生活里的一种自愈智慧吧。

写作对我来说,从来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追求,就是忙里偷闲给“老己”找个出口。骑手的工作没有整块的时间,我就见缝插针地“疼”自己:红灯路口停车的间隙,在脑子里琢磨几句诗;中午趴在电动车上休息时,翻看几页带在身上的书,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。有同行笑话我:“跑外卖都够累了,还瞎写啥?不如多歇会儿。”

他们不懂,写作对我来说不是负担,是放松,是抚慰。累了、烦了,我就想写点东西,跟“老己”说说话。2023年,我被邀请

出席花地文学榜活动,这对我来说,意义非凡——这是“老己”的坚持被认可,是我对自己的疼惜结出了甜果子。

我在舞台上,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代表作《生活从来没有给我温柔》:“我的左眼/前天切洋葱时/流泪了/另一只/昨晚梦到/母亲来佛山看我/也流泪了……”当我走下舞台,台下坐着的作家肖复兴立马站起身来,握着我的手说:“很感动,好好加油。”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的坚持,值了。

白天靠跑单挣生活,晚上用文字抒胸臆,忙碌又充实的日子里,我终于学会了接纳自己。原来,爱自己从不是难事,迷茫时的一句自我鼓劲,就足够温暖。写作就是我疼“老己”的方式,它让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有了光,也让每个平凡的打工人,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。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大城小事

黎明绘图师

●逢钲

凌晨四点的城市属于另一群人。

我第一次遇见她,是在深秋。那天凌晨,我打车回家,在小区门口下了车。梧桐叶落了一地,踩上去沙沙作响,像大地在轻声呼吸。就在这时,我看见了那幅画。

路灯下,金黄的落叶被扫成漩涡状,一圈圈向外荡漾。漩涡中心留着一片完整的银杏叶,叶脉在光下清晰如掌纹——这绝不是风的作品。

我后退几步,看见更远处,落叶被拼成波浪线,沿着人行道起伏延伸。再远些,梧桐树下,叶子堆成小小的丘陵,顶上插着几枝还未凋尽的红枫。

扫帚声从街角传来。

她穿着橙色反光背心,五十岁上下,头发整齐地塞在帽子下。手里的竹扫帚比她人还高,但她用得得心应手——有节奏地轻拂,像书法家运笔。叶子跟着扫帚尖游走,聚拢,分散,最终停在它们该在的位置。

“是您画的?”我指着地上的图案。

她直起身,用袖子擦擦额角,点了点头。

“每天都这样扫?”

“看叶子心情。”她笑了,眼角皱纹堆起,“有时候它们愿意排个队,有时候就乱跑。”

那以后,我开始留意清晨的街道。原来,不止落叶可以作画——冬天,她会在未化的积雪上扫出小径,两旁留出雪垄;春天,被雨打落的樱花瓣被她聚成粉色的云朵;夏天,则用细沙和碎石在广场上摆出简单的几何图案。

有次我问:“有人注意过这些吗?”

“很快就没了。”她继续扫着,“风一

来,车一过,脚印一踩,就回归尘土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要这样扫?”

她停下动作,想了想:“扫地是我的活,但怎么扫是我的事。”

这句话让我怔了很久。我们总在追问意义,渴望自己的痕迹被铭记。可这个凌晨四点的绘图师,日复一日地创作注定消失的作品,却从未质疑过这件事本身的价值。

后来我知道她姓赵,安徽人,在这条街扫了十二年。丈夫在工地摔伤了腰,儿子在读大专。她凌晨三点起床,三点半到岗,扫到七点交接班,然后去菜市场做分拣工,下午到养老院做保洁。一天打三份工,却依然在扫帚尖上留着一份诗意。

一年清明前后,雨特别多。那个早晨,我看见她在便利店屋檐下避雨,手里捧着冒热气的馒头。地上,雨水把昨夜的落叶图案冲得模糊,但新的图案正在形成——雨滴在水洼里画着圆圈,一圈套一圈,无穷无尽。

她吃完馒头,重新走进雨里。扫帚划过湿漉漉的地面,声音变得厚重。那些被雨浸透的落叶再也飞不起来,却因此获得了另一种重量——它们紧贴大地,成为回归土壤的前奏。

天渐渐亮起来。第一班公交车驶过,上班族匆匆走过,学生们踩着积水奔跑。没有人低头看地面,没有人知道几个小时前,这里曾有一场盛大的创作与消失。

但我知道,在每个黎明,会有人为这条寻常的街道,为所有匆忙路过的人,准备一份不必被看见的礼物。

光影定格



■高空筑网。

特约摄影师杨锦华/摄

诗人心语

时光的渡口

●翁桂涛

站在时光的渡口
目送着一年的光阴
缓缓隐入大寒的归途
往事被寒雾酿成陈酒
在霜雪沉淀中愈发醇厚

我们都是时光的旅人
在四季轮回里奔走
从青涩春曦走向盛夏浓荫
逐步踏向成熟晚秋

终在岁末冬寒处
停下匆匆脚步

就像一首诗的留白
载着无尽的遐思
停靠在时光的渡口
酝酿着滚烫的希望
待大寒褪尽 万物复苏
便在春阳里肆意生长
奔赴心中的远方